

论中医“气”语词指称的概念性与时序性事态的对象化^{*}

严名扬¹ 王云亭^{2#}

(1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0029; 2 中日友好医院骨科)

摘要: 作为中医理论和传统哲理的初始语词,气是中医药实践活动中的核心术语。探讨气认知的概念性内涵,以期对中医药理论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建立提供一个视野和角度。本文基于辩证唯物论,采用现象学还原和分析哲学的语词指称等方法,分别对气的认知内容和体验过程进行意向性分析,对气语词的意义、形式与指称对象进行事态性解析。通过系统性分析,阐述气在传统思维“象—事—是”对应“语词—意义—指称对象”的认知模式;气作为时序性事态的把握主要表现为时序性现象流和空间性体验流的组织形式,并以此形成客体对象,如基本事态和复杂事态。复杂事态时序性把握的形式是气作为本质认识而存在的实体,并以此形成语词的指称对象。由此,以时序性事态为内涵的气概念性指称使与气相关的术语在同一视角下呈现层次性的外延体系,并为中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途径。

关键词: 对象化;概念化;气;事态;时空序列;体验流;指称

中图分类号: R2-05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8.09.003

Objectization of conceptual and state of affairs of spatiotemporal sequence by qi's referen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an Mingyang¹, Wang Yunting^{2#}

(1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the initial wor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traditional philosophy, qi is a core term in TCM practice. To provide a perspective and point of view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ized discourse system of TCM theory,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qi cognition is explored. Through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and analytic philosophical wordings, the intentionality analysis on the cognitive content and experience process of qi, and the situational analysis on the meaning, form and objects of qi's word reference are conducted, respectively, and other metho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re applied. The cognitive mode of qi-image-fact-truth corresponding to word-meaning-referent is expounded in traditional thinking after systematic analysis. The grasp of state of affairs of spatiotemporal sequence (SASTS) by qi manifests as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phenomenon flow and spatial experiential flow, and thus forms object targets, such as basic state of affairs (BSA) and complex state of affairs (CSA). The form of spatiotemporal sequence of CSA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ntity that exists as the essence of qi understanding, and comes into being the referent of words. Thus, the conceptual reference of qi, with SASTS as connotation, makes that the terms related to qi present a hierarchical epitaxial system under the same perspective, and provide a new way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CM.

严名扬,男,在读博士生,主治医师

通信作者:王云亭,男,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显微外科、四肢创伤后修复重建和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 E-mail: brite@bucm.edu.cn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8117334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173343)

Keywords: objectization; conceptualization; qi; state of affairs; spatiotemporal sequences; experiential flow; referent

中医药理论体系以汉语词为载体、根植于以象思维为基本特点的传统文化^[1]。气作为初始语词,是中医药实践活动中的核心术语;对气的概念化认识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期下传统文化团结、发展的要素。本文论述中医气的主旨在于:探讨气认知的概念性内涵,以期为中医药理论的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建立提供一个视野和角度。

就概念系统而言,中国传统思维对语词的第一要求是名实相符,故中医术语不完全具有纯抽象的性质。其次,中医术语对事物性质的考察,重在把握其基本属性而不完全是本质属性^[2-3]。从构词角度看,不论是“名词+气”还是“非名词+气”构成的双音节词,都不能理解为偏正结构,即气不是中心词,而是词缀,是表示事物的象,不是事物的形态结构;更不能把气解释为精微的物质^[4]。即气不是实体,而是事物运动表现出来的性质、状态、功能、行为、效用等^[5]。

作为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中医语言中语词的概念形成及应用过程是跨域的,即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理解目标域^[6]。由此,气作为对诸“象”的把握是如何成为可能,气的语词指称在主体对客体的把握中,如何完成映射,实现具体指称的意义,这些成为气概念性认知期待探讨的问题。

1 气语词指称的出发点和模式

以气是物质或/和功能属性等为出发点展开的研究,将会在出发处遇到两个困难:①气的语词形成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不应有相似于先进的马列哲学之“物质为世界本质”的认识观点;②气的物质本质是什么。中医研究的本质对象“物质”——气被认为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但又无法实证、难以把握的“极精微物质”^[7-8]。此种极精微物质的存在表现出类似于上帝样的超验性或者是不可言说的。这带来了难以回避的窘境,即中医学面对的对象成为了信仰对象或者是不可说明的“保持沉默”^[9];此窘境伴随现代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成为学科发展的禁锢^[10-11]。通过语词指称的意向性还原,把这些困难及疑惑,包括产生这些困难及疑惑的原因与背景知识悬置起来,并对气语词的指称形式展开进一步的还原与再次反思。

1.1 气语词指称与物质世界的极精微物质

对气-物质论语词指称的辨析中,“名实相符”对应“语词-物质对象”模式。假如以气为“极精微物质”构建中医理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表现出以下一番场景。青蒿药性苦辛寒,归肝胆经;其价值事态描述为“清透虚热,凉血除蒸,解暑,截疟”^[12]。青蒿素(分子式为 $C_{15}H_{22}O_5$)作为青蒿植物药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13]——极精微物质,不等同于“(卫)气”。两者虽同为汉语词,但其语词所意指的内容,以及主体间性处于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一是以近代科学知识为背景,一是在传统文化和思维中呈现对价值事态的描述和评价。

在物质论中,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必须去论证或寻找某个基本物理粒子/场、活性生物酶或者细胞器等作为理论对象是极精微物质的依据,以解决诸如肾气、宗气等具有意义,但没有语词指称的问题。诚如精气、脏腑之气、营/卫气等具有各自的语词意义,它们之间也形成了理论关系,我们能在句子中有意义地使用它们;但它们没有指称,当我们使用它们时,不存在我们所谈论的物质——我们不能找到如氢气、笑气指称的 H_2 、 N_2O 客观物质;我们更不能把中医脏腑与解剖脏器直接等同。这些中医理论与物质论的矛盾并没有因采用物质论的方法而解决。

面对“名-实”对应“语词-物质对象”模式的深刻挑战,学界对气的认识与讨论,也逐步从实体物质论和功能说,向非物质的客观存在转变;如言气彰物^[14]、生命力^[15]、生命之本^[16]和时序性事态^[17]等。至此,一种联系传统中医理论与物质世界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亟待建立。

1.2 认知模式供给侧的理论重构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中医学语词指称中的物质论对象应看作是强调被考察对象的客观存在性^[17-18],一种认知对象的物质基础或者是对主观能动性的某种客观化的描述方式。而客观对象被把握的形式和此把握的哲学出发点,就存在无限的逻辑可能。在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中,一切观念和实在都是意识的构建。语词作为意识的表达,是对行动所指事态的意义承载。

中医理论遵循的传统哲理,从取象比类^[19-20]开始,经过格物致知^[21],达到实事求是^[22-23](通过对物理世界现象的感知,获取的感觉材料被进行比较

分类,形成初始的序列性和规律性的符号认知;进而使用已获得的认知方式对事物进行主动的知识性思索;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一般性把握,追求事物的本质和真理;其对物认知经历的“象—事—是”模式,注重对事态的考察分析。

而承载象思维的汉语言及术语来源于形名逻辑^[1]等认知范畴,注重名实相符^[3]。形名理论认为,任何客观事物(实)都有其一定的存在方式(形),人们对实和形的主观把握称作名。名与实、形必须是相称、相符的^[24]。气作为汉语词,必须与其所含意义的“形”和指称对象的“实”相一致。这种一致性是在象思维等“象—事—是”认知模式下的齐同性。因气的这种认知模式的普遍应用,伴随

语词初始指称的外延,形成不同层次的意指内容和对象。

在气视角中,物质世界作为语词指称的来源,一定程度上被映射成主体间性中形名指称的符号。“象—事—是”对应的“语词—意义—指称对象”新模式(见图1),相比对物质世界认知的事态把握的关注,物质世界本身在此认知模式中被逐步置于次要的存在,或者说是被悬置了。只是这种悬置在长期的实践中变成了忽略,形成了语词对物质世界的名—实指称。为回归中医语词对物质世界的指称,就应在新模式下对气语词的事态把握的形式展开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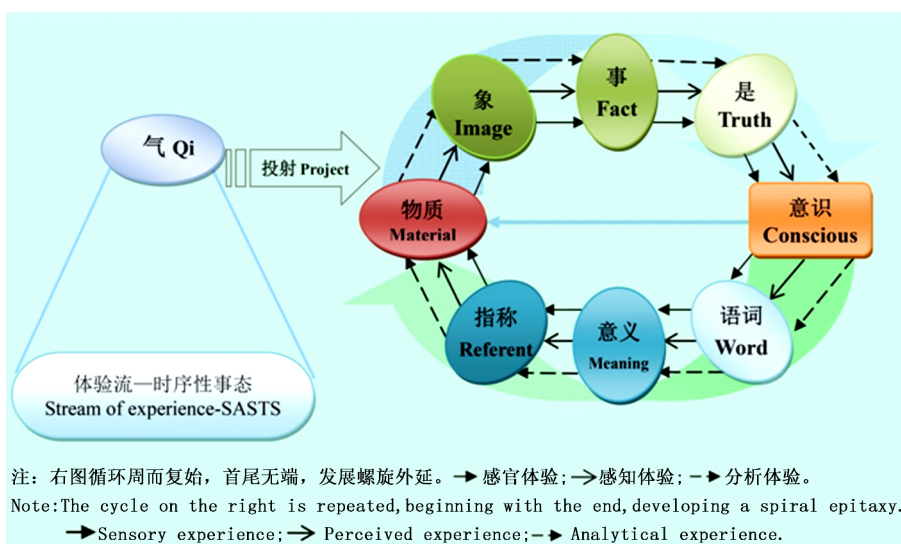


图1 传统思维“象—事—是”对应“语词—意义—指称对象”的气认知模式

Fig. 1 The cognitive pattern of “image-fact-truth” corresponding to “word-meaning-referent”

2 气语词指称的形式与意义

2.1 初始对象——气语词指称的意向性分析

2.1.1 气之体验 气的语词意义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每一个体验都是气的存在,即意识所及皆为气。无论是春意盎然的公园,还是人声鼎沸的盛典,甚至是无物无声的真空,以及对反物质及意识活动本身等认知边界的探索都能展现出气的存在。气在自我语词指称中通过体验感知的意向行为,表现为一种普遍性的认知方式^[17]。气的客观存在具有自明性,并参与每个体验意识的构成和意义给予。但气也无法准确而完整地描述物理世界的超验性,而是作为“我之对象”(被把握的基本事态)来指称被认知的客观对象;继而由诸多事态构建我们生活的世界。

2.1.2 体验之气 “我之对象”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中,表达于语词,结合语词规律的主体间性对我们产生意义,形成了主体对于周遭一切的认识。对气语词和以气为途径的感觉材料处理事态对象的规律性获取,给予体验以内容和意义;而其又来源于体验的原初积累或初始语词的学习。语词指称存在的主体间性使我的体验、我的意识情感可以对外表达、传递,实现我存在的意义。如果体验之气构建了梅洛·庞蒂“身体意向”所特指的所谓的“世界之肉”^[25],那么在主体的体验世界里,气本身和与其耦合的语词指称就是世界之肉生长的母体。生活世界的主体是已经与世界意向性地连接在一起的身体——主体^[26]。且在此体验之气视野中,我们所考察的是以流变客体为对象的世界^[27],一个有别于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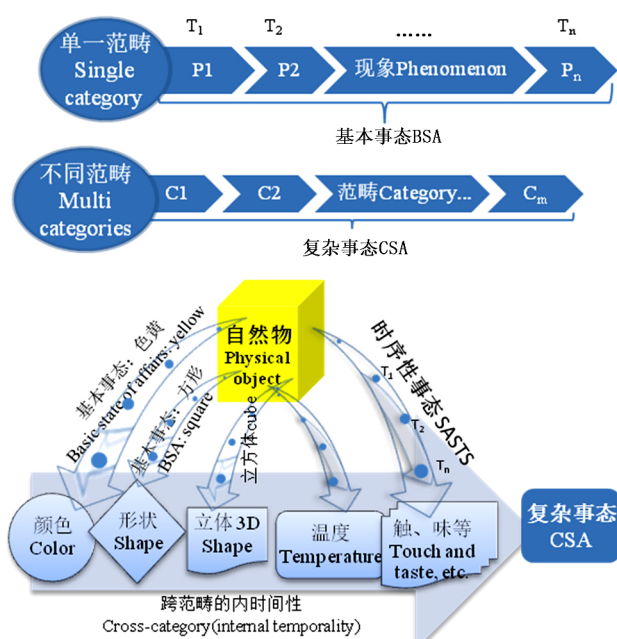
诸多不同单一要素有机构造的具有明确客体对象的世界。

2.2 语词指称是关于气的命题

2.2.1 语词指称中的初始对象“气”作为基本事态而存在 当我们放眼窗外,我们视觉中看到了光,而不是光子及其波粒二象性。虽然我们感觉到的光在物理学中是连续的光子流,但是我们真正在意的是光所传递的空间与时序的感觉材料的意义。如我看到了专心晨读的学童,这让我感觉到作为“朝气”的事态;正如触到、听见等感官体验包含于所有的体验之中一样。这种时序体验的指向性作为基本事态,成为了初始对象,并以自身的内容与意义呈现对超验物理物(学童)的把握。据上所述,作为“朝气”指称的事态,我们描述的意向目的指向对此事态的评价,并被意义给予,言语表达为“朝气蓬勃”或“富有朝气”。再如,通过一定时间的观察,云从这里飘到了那里或者是还在原地,或是形状发生改变等,此谓之云气,故有《说文解字》称“气[qi],云气也。”的事态描述。而《玉篇》称“气,息也。”则是以呼吸运动的存在来对生命活动的存在进行事态性判断。无论是对事态的描述、判断还是评价,气语词指称中的初始对象都作为“象一事一是”模式的基本事态而存在。

如此,气语词指称的事态对象是对客体感知活动单一范畴内的时间性的序列性现象流,或者是跨范畴的空间性(我们把这种空间性设定为内时间性)的序列性体验流,而这种时序的体验流成为了被把握、被考察的对象,成为该指称的基本形式(见图2)。并且这种形成对象的认识方式被广泛应用,逐渐成为一种最基本而普遍的认识角度;人们为便于使用和交流,在实践中逐渐用“气”代指^[17-18]。这种对象化的方式受语词指称的传统思维影响,但它更是语词指称初始的核心内容。伴随长期的发展,这种认知方式形成了自身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并演化出多级学科内容和不同的学术文化。此序列性体验的对象化趋于对客体的整体性把握,故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高度发达和层次交互的理论体系。

2.2.2 气的语词指称就是时序性事态有意义的语言命题 正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物是被保持沉默的;所以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文字,时序性事态的客观存在性通过语词指称的意义给予,描述成意向性内容。我们主要是通过对物理事物的指称把它们联结起来。这些指称并非仅仅是语言本来的主体间性的无关紧要的残余,通过设计一种关于感觉材料



注: T 指时间点, $n \geq 1, m \geq 1$; n, m 均为 1 时为初始事态。

Note: T refers to time point, $n \geq 1, m \geq 1$; when $n = m = 1$ it is initial state of affairs.

图2 气-时序性事态指称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qi-SASTS referent

的主观的人工语言就可以把它们清除掉^[28]。而中医意识活动考察的流变客体^[27],只有通过意向活动本身的时序性事态的对象化而把握。汉语言及汉字具有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原初的属性;在隐喻,比类、借代等意指形式中,关于时序体验对象的命题在语词表达中体现出自在的意义;故在此汉语词基础上,对时序事态的描述必然成为语言命题。对这种作为普遍事实的语言命题进行时序规律的总结和法则秩序的持存,逐渐被概括归纳为传统哲理(如阴阳、五行学说等)。关于时序事态-语词指称的语言命题的真伪期待在汉语言的指称形式和时序事态作为基本对象的把握中论述。

在语词指称的时序性事态的对象化过程中,事态命题对象的把握形式如下:假设 x 作为感官体验的感觉材料(形状、颜色等), $f(x)$ 是意向行为的形式,序列性体验流 $f(x_n, n=1 \cdots n)$ 就成为基本事态,并形成被把握的对象,此对象在原信念中被给予意义;并在下一级层次中对多范畴的基本事态再次进行内时间性的复杂事态把握,复杂事态被把握的形式 $F(y)$ 描述对象、被给予的意义为 $F[f(x_n, n=1 \cdots n)_m, m=1 \cdots m]$ 函数(见图2)。在具体语境中,函数 $F[f(x_n, n=1 \cdots n)_m, m=1 \cdots m]$ 作为气语词指称的表达式而实现语言命题的意义。这种以事态性时

序形式作为对象的基本认识观,伴随考察范畴的层次蔓延而映射,可形成对多层级复杂事态的把握。

无论此事态命题(气)的语言实在性表现出的判断、评价还是描述,都是对具体事态的判断、评价和描述。如肝气是对肝脏生理活动表现出的现象做出功能性事态描述的统称;气滞是对脏腑、经络之气阻滞不畅的病理状态等事态的描述与判断;行气散结是指针对痰湿、瘀滞等气行不畅类病证,采用行脏腑经络之气的治疗措施等相关事态的评价。这些关于气的语词指称作为不同层级中复杂事态的把握,确定为各个命题。

2.3 论证气作为时序性事态的语词指称

2.3.1 传统思维的语词指称蕴含对时序性事态的把握与应用 气语词的早期记载,就强调其意义指称的序列性。如《国语·周语》:“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孟子》载“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随后借“告子未尝知义”和宋人“拔苗助长”两方面论述对事态(气)的把握,在内修身养性则自省于社会道义,在外行动实践则遵循自然秩序和规律。

再如礼乐认知方式的成形与推广。社会化的礼乐始于早期序列规范化的行为和动作。《礼记·乐记》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通过器物的罗列和行为的仪式化,对人的言行进行约束与序列性规定使社会秩序安定,就如对音符的序列性编排产生单一音符混杂难以企及的音乐感。

对道义和礼法的重视,使对事态时序性的把握变得极为重要,并作为一般性的方法实施于实践中,成为知识的来源和组织形式,具体可见:二十四节气对自然的时序把握、三纲五常对人事社会运行秩序的维系。同理,生命体的时序认知常采用此描述。如《灵枢·决气》:“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冲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对六名之气的描述作为一系列被执行的动作在事态的持存中成为对象。

2.3.2 复杂事态时序性把握的对象化是气作为实体存在的形式 气作为一元论^[8]在中医药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支撑作用,是由气一时序性事态指称的思维方式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医药实践所决定的,具体可表现于中医术语的语词指称的意义、给予途径和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思辨过程。也只有寻找到对中医思辨过程作为复杂事态而被时序性把握的普遍

性,才能进一步证实气作为时序性事态把握的支撑地位。以下通过对中医辨证过程中一般性思维结构的分析,采用意向性的“还原”等方法,探讨复杂事态(中医辨证/证候)对象化的层次序列性把握与作为时序性事态指称的气之间的关系。

在中医思辨过程中,很难构造一个非线性的点体验,因为作为感知的基本单位至少有刺激-反应两端。中医药实践过程中力行望闻问切四诊的初始体验(如“苔黄有热”等体验的基本事态),以及对物理世界中的客体进行状态性的把握。对体验内容的客体化使诸多基本事态构成复杂事态,并在“关联体-复合体-统一体”(流变体)^[18]层次序列性把握中,呈现相关语词的意向目的。故中医学的一般性语词均为复杂性事态的把握。这种把握主要是对诸如四诊等体验内容的把握,而不是更关注于某些客观内容的单一精确性分析。对体验内容的客体化行为,为原信念(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理论等)的意义提供了观念化作用的前提。作为有根基的体验流^[27],四诊获取的感觉材料具有体验内容的确定性;这使得以此为基础的考察可以搁置对单一内容的深究,在辨证行为中表现出序列规定性的意向结构^[18]。辨证行为所达到的证型(如肺热壅盛证、脾虚痰湿证等)是对具体临床诊疗语境中复杂事态关于中医认知的纯粹本质。该思辨过程所呈现出的意向规律性的序列结构和辨证本身对诸多证候在原信念中跨范畴的内时间性意义给予,使得中医对复杂事态的时序把握表现为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其内容来源于原信念的意义给予,而形式则是以序列性结构为考察对象的气语词指称。这类形成对象的方式在中医术语指称中的普遍性,证明了时序性对象的客观存在;换言之,复杂事态时序性把握的形式是气作为本质认识而存在的实体,并以此形成语词的指称对象。因此,一种以流变体的规定性序列形式为对象的实体一气得以明确。

作为复杂事态的中医一般性术语均具有内时间性。对于内时间性序列体验流进行处理的不同范畴中的感觉材料之间交互的函数关系,则是在语词指称背景下规定性的序列性命题^[27]。而这种汇聚多源性的认知复合体指向意向目的的统一,是语词指称通过语言文字的承载,在原信念等内环境中被把握的。这种内时间的复杂性汇聚产生超范畴的交互,需要以后进一步地探讨。

2.3.3 气时序性事态的反思 首先,我们的所有认识应该是序列性的,知识就是在现象的序列性抽象

后,形成对于表象和现实规律性的把握。无论是罗列对象做分析准备,还是观察的进行和经验的积累,所有的行动都自觉地浸淫于序列之中,并自然地成为思维活动组织的基本形式。如果我们的感知和知识是无序的,则所有法则和规律就无法形成,对真理的追求就更加无从说起。

其次,为追求本质和真理,建立中医语词指称的合法性,对气语词指称对象的物质化从出发点就否认语词指称对事态时序性的认知方式。在物化的道路上,气语词指称追求的永恒物质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不可言说或者是上帝样的超然性;这与物质化的初衷竟判如云泥,并致使以汉语词为载体的中医理论竟然难以在现代汉语言中被科学诠释以获得话语的现代合法性。汉语词的形名指称也使此“物质化”手段变得尤为困难。同时我们也应面对现实中所处理对象物质化的盲从性和伪科学性。

再次,有序性体验是主体对时间和空间产生感知的开始,是迈向文明的征象。处于无序、混沌中的虚无无法被把握,即使那是一种未知的存在。而能被体验(感知)所把握的均是有序的,对时序的事态把握依赖语词的叙述,正如孔子所言“述而不作”。在此澄清一个可能的误解,如对混乱、杂乱、乱伦等事态的描述,应该是建立在其考察范畴内有序认识中的事态评价。

最后,语言和文化的秩序来源于作为诸基本事态的时序性事态的把握。这种对秩序的强调在先贤的推动下,成为首要任务。经早期对礼乐崩坏呼吁,礼法宗亲制度的建立,及儒学文化正统的确立,使对秩序与规则的建立和重视达到更高的层次。譬如诸子百家的革新,对不同时序对象,或者同类事态的时序性采取了不同的把握形式。这些促进时序性事态的把握演化成社会化的秩序和法规的确立。

3 气-时序性事态的对象化呈现中医语词的概念化

气-事态视角下的“象一事一是”对应“语词—意义—指称对象”模式(图1),有别于“气-物质”对应“语词-物质对象”模式;其关键在于:前者认为,处于模型中心位置的“气”作为时序性事态对象化的语词,是对物质的表象感知如何表达意义、达到本质认识的途径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新认知模式悬置了物质相对于意识的超验性,在方法和思维上更加符合传统哲理,为中医药理论的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视野或角度。

3.1 时序思维—气思维

结合前文对气时序性事态的论述,气-时序思

维是运用认知、体验的序列性事态的形式和内容等来反映现实的思维过程。时序思维的时序性事态对象包括初始事态、基本事态和复杂事态等层级(图2);不同层级事态的序列水平表现为单一范畴的时间性、多范畴的空间性以及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交互性,后两者我们称其为内时间性。时序思维的过程就是事态的时序把握过程,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相关联的部分。它的形式理论主要是关于气作为实体如何被认识、被表达,内容理论主要是时序思维的体验、感知活动如何通过语词来表达在原信念中的意义。

时序思维下,中医术语通过语词(名)的意义(形)来描述整个世界的指称对象(实)(图1),并且指称对世界认知的纯粹本质。在气-时序思维的世界里,我们考察、认识的对象不是被构建的、可组分的,而是在不同认识层级中被映射、被衍生的(图3)。是故,基于中国传统哲理和文化特点的时序思维普遍存在于中医术语的语词表达中,并是有别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的思维形式。时序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相互独立性,必然出现以抽象思维为根基的概念思维难以对中医术语进行准确地把握,也说明它们是相互并列、平行的思维形式。

3.2 气-时序性事态对象化的语词表达

在气一元论视角下,我们面临的中医语境均可从气论证、诠释,也包括对气本身的反思。在一般性的中医术语的语词指称中,“名一形一实”的认知序列性结构体现出对具体事态的考察,汉语言和汉字所蕴含的指称对象的事态性把握以及中医实践中思辨过程体现的序列规定性的事态把握,都具有气-时序性事态指称的认知方式和时序思维。

在中医语境中,如果采用“气—物质或/和功能”对一般性中医术语的指称对象进行现代标准的科学定义,那么所有术语均将缺乏明确的指称客体。这是因为术语指称的事态在时序性把握的形式中存在考察对象的流变体,以及原信念的意义给予存在多重性交互,使中医术语在此视角下缺乏考察客体的确定性,故无法为语词的概念化提供确定的内涵。当采用气-时序性事态对一般性中医术语指称的复杂事态时序性把握的形式进行对象化,以此形式作为气存在的实体,这种形成语词指称对象的方式悬置了事态把握过程中的流变体和原信念意义给予的多重性交互。

气-时序性事态对象化是对时序性事态把握的形式进行抽象,以形式构建气考察对象的实体。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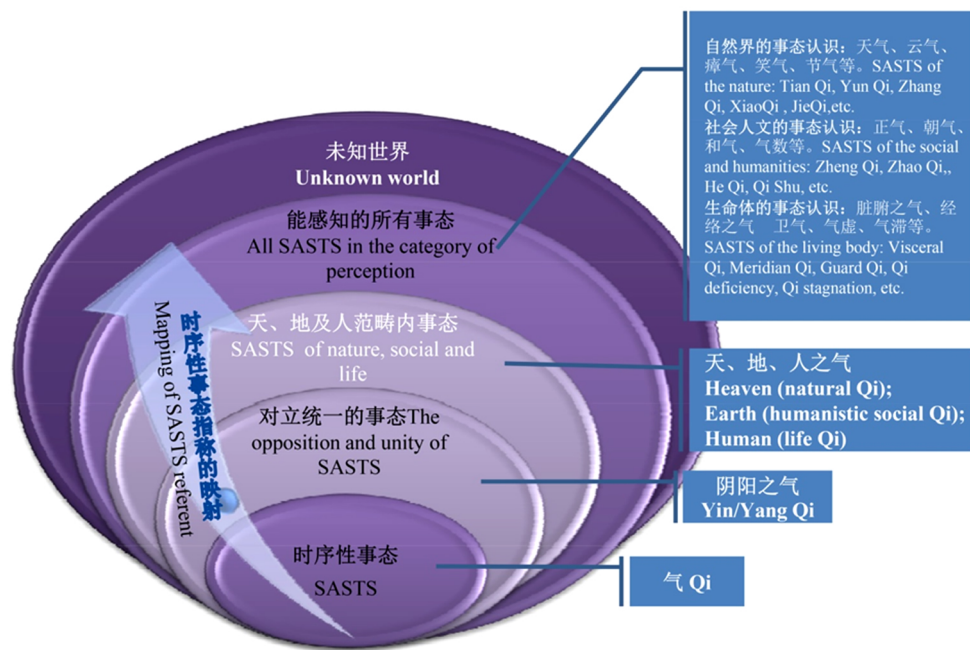


图3 时序性事态语词指称的映射层次
Fig.3 Mapping hierarchy of SASTS referent

种企图探索两套话语体系结合的切入点,悬置了原信念中时序性事态把握的内容的干扰(但气-时序性事态把握本身就是原信念的核心部分),展开话语体系间的媾和与交通,为术语概念性指称提供基于时序性事态认知的概念性内涵。

3.3 中医气的内涵与外延

概念是意义的载体,即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是抽象的、普遍的想法、观念或充当指明实体、事件或关系的范畴或类的实体。内涵和外延是概念的两个基本特征,内涵就是该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所特有的属性,外延就是指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的范围。概念的内涵都有必要条件即客观事物(客观对象),其中必要条件只有一个,充分条件有多个。带有作用性质的充分条件越多,概念外延越小^[29-30]。

3.3.1 中医气的内涵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反比关系,即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外延就越小;反之亦然。中医气的外延极其丰富,它包罗万象,是宇宙万物的生化之源,说明气的内涵极其简明。对中医气内涵的考察经历着不同的概念化路径,目前对气的内涵学界公认的是极精微物质^[7]。结合前文辨析,气语词指称的时序性事态把握的形式体现了气作为实体而客观存在,而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思或超验的信仰对象。

气时序性事态的对象化指称形式以及其所呈现

的中医语词,在意义给予的时序性和中医辨证与临床实践中的序列性结构等方面,一致性地证明中医气具有时序性的本质。如此,气概念的内涵:必要条件为时序,即时间性的或跨越空间及范畴的、序列性可把握的;事态的、可体验感知的为多个充分条件,即时序必须是对某事体验、某物感知的把握。虽然气无具体形状和空间结构,但气因认知的时序性而客观存在,且不能凭空产生、无端消失。气的内涵在于它必须是针对某事某物而言,气生于有;即使对自身的反思和意识本身的辨析,只是衍生的对象水平不同罢了。也正是气存在的时序性,所以气在自身意义给予之始就是运动的,是标识过程量的,是反映考察对象的状态、属性的。因此,作为中医理论的一级术语和初始语词,气的内涵是指时序性事态。

3.3.2 中医气的外延 由气衍生的二级语词的概念内涵以时序性事态为必要条件,其充分条件则需结合其语词所考察的范畴和语境确定。广义上,气可以与任何汉字组合,形成新概念,这一点与汉字的造字法则和气作为时序性事态的普遍性语词指称密切相关。同时,气概念是对时序性事态把握的形式作为实体存在,也采用这种实体的存在方式进行概念的外延映射与化生。

根据中医理论和传统哲理,在时序性事态指称的映射中与气外延相关的下级概念至少可以分成如下3级:阴/阳气→天(自然物之气)/地(人文社会

之气) / 人气(生命体之气) → 万事万物之气。正如《道德经》所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中) 气以为和。”如此, 通过对世界中的现象和活动的时序性事态把握构建中医基本认识途径、形式方法及理论体系。

4 结语

通过气语词的时序性事态指称, 蕴含于传统思维中的“象一事一是”对应“语词—意义—指称对象”新认知模式被发掘、展现出来了。在该模式中, 气的认知符合对体验意识流在时空序列中的把握; 气作为一种有别于现代物质论和还原论的认识方式, 是对客体一段时间域或是空间域的考察, 而不是单一点的切割样考察。相对地, 气专注于对现象和行动在时序中的纵向考察, 而不是同一时间点的横向分析。气—时序性事态把握的是过程量, 呈现关于指称对象的状态描述、性质判断、功效评价等意义和内容。故以气—时序性事态的对象化为出发点, 开展中医学理论的系统性分析及现代性话语的诠释, 有利于中医理论延伸到微观的细胞功能、分子机制等科学研究中去; 为在新时期下实现中医药传承发展的现代化目标提供新视角和新动力。同时, 气语词的时序性事态指称和汉语词表达式之间存在的层次复杂性, 以及传统哲理等原信念对其产生的多层次交互性, 尚期待更多的研究论证。

参考文献:

- [1] 孙岸弢, 王永炎, 谢雁鸣. 中医“意象”思维理念刍议[J]. 中医杂志, 2011, 52(2): 89-91.
Sun AT, Wang YY, Xie YM. On TCM thinking concept of “yixiang” [J].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1, 52(2): 89-91.
- [2] 陈雪. 认知术语学核心术语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4.
Chen X. Research on key terms of cognitive terminology [D].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2014.
- [3] 李德新. 加强中医术语研究 促进中医学学术发展[J]. 辽宁中医杂志, 2011, 38(5): 810-812.
Li DX.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nomencl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moting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 Liaoning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1, 38(5): 810-812.
- [4] 李具双. 凡“气”皆象[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40(1): 4-6.
Li JS. Wherever “qi” is a phenomenon [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2016, 40(1): 4-6.
- [5] 王小平. 关于气现代诠释的几个问题[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4, 37(5): 11-14.
Wang XP. Several problems about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qi [J]. Journal of Shaanx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4, 37(5): 11-14.
- [6] 贾春华. 中医理论思辨录[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33(7): 441-443.
Jia CH. Specul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theory [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0, 33(7): 441-443.
- [7] 郑洪新. 中医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24-25.
Zheng HX.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 Beijing: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6: 24-25.
- [8] 王琦. 气为一元的一元观[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5): 1353-1354.
Wang Q. Qi for Monism [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2, 27(5): 1353-1354.
- [9]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韩林合,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5-15, 30, 121.
Wittgenstein L.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M]. Han LH, tra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3: 5-15, 30, 121.
- [10] 邱鸿钟. 中西医比较的现象学解释[J]. 医学与哲学(A), 2016, 37(6A): 9-11.
Qiu HZ. A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J]. Medicine and Philosophy(A), 2016, 37(6A): 9-11.
- [11] 刘虹. 医学哲学: 从意识哲学走向身体哲学[J]. 医学与哲学(A), 2016, 37(9A): 25-27.
Liu H. Philosophy of medicine: from the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body [J]. Medicine and Philosophy(A), 2016, 37(9A): 25-27.
- [12] 高学敏. 中药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174-175.
Gao XM.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M]. Beijing: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2: 174-175.
- [13] 屠呦呦, 倪慕云, 钟裕容, 等. 中药青蒿化学成分的研究 I [J]. 药学报, 1981, 16(5): 366-370.
Tu YY, Ni MY, Zhong YR, et al. Studies on the constituents of Artemisia annua L. [J].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1981, 16(5): 366-370.
- [14] 孔庆浩, 图娅. 言气彰物论要[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

- 报, 2016 40(3): 211-214.
- Kong QH, Tu Y. Theory of qi determining and reflecting on objects [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CM, 2016 40(3): 211-214.
- [15] 姬智. 《黄帝内经》“气”理论哲学思想的研究[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4.
- Ji Z. The philosophy study of the concept “Qi” in “Huangdi Neijing” [D]. Guangzhou: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014.
- [16] 程丑夫. 略论气为生命之本[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37(2): 124-126.
- Cheng CF. Brief review: qi is the root of life [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017 37(2): 124-126.
- [17] 严名扬, 王云亭. 基于时空序列认知的先秦时期中医气概念意向性浅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6): 2491-2493.
- Yan MY, Wang YT. Intentional analysis on concept of qi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pre-Qin period based on spatiotemporal sequence of cognitive [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7 32(6): 2491-2493.
- [18] 严名扬. 中医辨证的先验意向性浅析[J]. 世界中医药, 2009 4(3): 121-124.
- Yan MY. Discussion of priori intentionality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J]. World Chinese Medicine, 2009 4(3): 121-124.
- [19] 兰凤利, Wallner FG. 取象比类—中医学隐喻形成的过程与方法[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4 36(2): 98-104.
- Lan FL, Wallner FG. Taking image and analogizing: the formation and method of metapho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2014 36(2): 98-104.
- [20] 王前. 中国传统科学中“取象比类”的实质和意义[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7 16(4): 297-303.
- Wang Q.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qu xiang bi lei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J].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1997 16(4): 297-303.
- [21] 王绪琴.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2 34(1): 94-99.
- Wang XQ. Origins of investigating things to obtain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times [J].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2012 34(1): 94-99.
- [2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01.
- Mao ZD. Mao Zedong Xuanji (Vol. 3) [M].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91: 801.
- [23] 张凌林, 高德群. 从“实事求是”的文化渊源看传统文化现代化[J]. 实事求是, 2012 35(3): 78-81.
- Zhang LL, Gao DQ.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cultural origin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J]. Seek Truth from Facts, 2012 35(3): 78-81.
- [24] 任秀玲. “以形正名”形成中医理论概念[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1 26(4): 644-646.
- Ren XL. Rectifying the conceptions in TCM theory by corresponding comprehension [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1 26(4): 644-646.
- [25] 张再林. 以“意”释“气”—中国古代“气”概念之新解[J]. 中州学刊, 2015(9): 97-105.
- Zhang ZL. Explaining “qi” with “yi”—new explanation of concept of “qi” in ancient China [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5(9): 97-105.
- [26] 张闰洙, 潘畅和. 张载气哲学的现象学解读[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0(3): 65-68.
- Chang RC, Pan CH. Explanation of Chang Tsai's “spirit” philosophy and theories of phenomenon [J]. 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7 40(3): 65-68.
- [27] 严名扬, 王云亭. 中医象思维概念化认知的意向性浅析[J]. 医学与哲学(A), 2017 38(5A): 14-16.
- Yan MY, Wang YT. Analysis on intentionality of cogni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xiang thought [J].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A), 2017 38(5A): 14-16.
- [28] 蒯因 WVO. 语词和对象[M]. 陈启伟, 朱锐, 张学广,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16.
- Quine WVO. Word and object [M]. Chen QW, Zhu R, Zhang XG, trans.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16.
- [29] 黄瑗, 张双喜. 试论概念的辩证法[J]. 学术研究, 1981(2): 91-96.
- Huang Y, Zhang SX. Shilun Gainian de Bianzhengfa [J]. Academic Research, 1981(2): 91-96.
- [30] 成军. 论词项的概念指向性[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0.
- Cheng J. On the conceptual directedness of lexeme [D]. Chong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2010.

(收稿日期: 2018-03-22)